

诺贝尔文学奖大师作品系列

荒原狼

Herman Hesse

[德国]

赫尔曼·黑塞 著



颁奖评语

他的充满灵感的作品
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察力，
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的风格
提供了一个典范。

诺贝尔文学获奖大师名作系列

荒原狼

附《席特哈尔塔》

赫尔曼·黑塞 著

李世隆 译

责任编辑:何永杰

封面设计:谭一佳

诺贝尔文学获奖大师名作系列

荒 原 狼

[德]赫尔曼·黑塞 著

李世隆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70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87-1448-0/I·1404

定价:14.80元

前 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级文学大奖,在各种文学奖中,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知名度和权威性相媲美。获奖的作家们都是具有杰出成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或是艺术创新,或是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或是有助于推动人类前进的理想。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至今共颁奖96次,有近百位作家获此殊荣(1914、1918、1935、1940、1941、1942、1943七年由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而停止颁发),在获奖者中有47位作家从事小说创作,他们都为人类留下了具有时代意义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都曾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中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在此基础上精选了这些杰出作家的代表之作,奉献给读者。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文学大师们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短暂的,但他们为人类进步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永恒的,是大师们深邃不朽的思想使自己的生命在书籍中得以延续,并且不断地同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进行交谈,使我们在交谈的同时,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

什么样的信念是我们应当追随的?什么样的思想是我们应该舍弃的?……这些是我们经常思索的问题。通过了解大师们的这些典籍名篇,我们会得到真正的启示。大师们不朽的思想的滋养和磨砺,对我们来说将成为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目 录

荒原狼	(1 [*])
席特哈尔塔	(193)
附录：	
大师小传	(289)
颁奖辞	(291)
致答辞	(291)
评析	(292)

荒 原 狼

出版者序言

本书是一个人留下的手记。这个人我们称之为“荒原狼”，他自己也多次使用这个称号。这份原稿本身不一定需要一个序言，然而我本人倒是特别想就荒原狼的手记讲几句话，以此来表达我对作者的怀念。对作者我所知甚少，特别是对他的过去和出身，我至今仍不清楚。不管怎样，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而且我要说，是给我以好感。

荒原狼是个年近五十的人。几年前的一天，他来到我姑妈家商谈租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他租下了上面的阁楼和旁边的一间小卧室。几天之后，他带着两个箱子和一大柜子的书住了进来，在我们这里一共住了九或十个月。他沉默寡言，独善其身。要不是由于卧室相互毗连，偶然会在楼梯和走廊上相遇的话，也许我们根本就不会认识，因为此人不善交往，而且我从来还未见过像他那样不善交往的人。他确实像他有时所自称的那样，是一只狼，一个陌生的、野性的而又胆法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胆怯的、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至于他是在怎样深沉的孤独中仰仗着自己的天赋和命运混日子，又是如何自觉地把这种孤独当作命运来理解，这一切我都是从他留下的手记中才知道的。当然，在此之前因为与他有些小小的接触和交谈，所以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而且我发现，我从他的手记中得到的对他的印象，和我从与他本人交往中所产生的印象基本一致，当然，后者没有那么鲜明，也不那么完整。

荒原狼第一次走进我们家向我姑妈租房子时，我正巧在场。那是一天中午，他来时我们饭桌上的餐具都还没有收拾，离我上

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留下的那特殊的矛盾的印象是令我难忘的。他先拉了一下铃,然后穿过玻璃门走进来,姑妈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问他有何贵干。可是他,这个荒原狼,既不回答姑妈的问话,也不通报姓名,却先伸出长满短发的脑袋,用神经质的鼻子向四下闻去,然后才说:“啊,这里的味道好香呀。”他边说边微笑着,好心的姑妈也笑了。我觉得这种见面语很滑稽,而且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好吧,”他说,“我是来租房子的。”

当我们三个人一起往阁楼上走的时候,我才有机会仔细地观察一下此人。他个子不高,但走起路来却昂首阔步,像个大大个子。他身穿一件舒适入时的冬大衣,其余的衣着也很正规,可是很随便地穿在身上,胡子倒刮得很干净,头发留得也很短,白发已稀疏可见。起初我对他走路的姿势一点也不喜欢,他身上有一点吃力的和犹豫不决的东西,这和他那轮廓分明的侧面脸型很不相称。后来我才发现而且也听说,他有病,所以走起路来感到吃力。他带着当时使我很不舒服的特别的微笑察看楼梯、墙壁和窗户,以及摆在楼梯拐角处的大柜子。这一切似乎都使他满意,同时又似乎使他感到有点滑稽可笑。此人给人的整个印象是:好像他是从一个陌生的世界、从海外国度来到我们这里的,对这里的一切尽管觉得很美,但有点滑稽。我只能说,他很客气、和善,对屋子、房间、租金和早餐费诸如此类毫无异议,一谈就妥。尽管如此,这个人到处给人一种陌生的、我总觉得是敌意的感觉。他租下了阁楼,还有一间卧室,问清了有关暖气、水、佣人和住房的规则,对什么都友善地注意倾听,对什么都表示赞同,还马上提出要预付房租,然而他总显得对这一切漫不经心,对他自己的行为好像也觉得十分滑稽,不必认真看待,好像租个房子,跟人家说德语,对他都成了稀罕和新鲜的事情,似乎他在办这些事情的同时,实际上内心却又完全在想着另外的事。我

的印象大体就是如此。这印象可不算好，幸亏由于有各色各样的小事打乱和纠正了这种印象。首先是这个人的那张脸，一开始我就喜欢，虽然显得陌生，我还是喜欢的，这张脸也许有点奇特而悲伤，但那是一张清醒的、很有思想的、爱钻研学问的、充满智慧的脸。还有，也许是为了说服我自己转变印象，虽然他表示客气和亲切显得很费力，但那表示客气和亲切的方式却完全没有骄傲的成分。相反，这种方式包含着近乎感人的和恳求的成分，对此我后来才找到答案，但这使我对他立刻产生了好感。

两个房间尚未看完，其他商谈也未结束，我的午休时间就过了，我必须上班去。于是我向他告别，让姑妈陪着他。晚上回家时姑妈告诉我，这个陌生的人已租下了房子，最近几天就要搬来，他只是请求不要向警察局报告他的到来，因为他是个病人，在警察局登记、办手续、排队等等他受不了。我还能详细地回忆起来，当时这使我何等惊讶，而且我警告姑妈不要接受这个条件。在我看来，为了不引起怀疑而害怕去警察局，与这个人那种多疑而古怪的特性太吻合了。我给姑妈解释，叫她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要接受这种怎么说也是有点怪僻的无理要求，接受这一要求可能会给她带来相当的麻烦。然后我才知道，姑妈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她简直当了这个陌生人的俘虏，被他迷惑住了，因为姑妈每次对待房客都是人道的、和善的，像大妈似的，或者说更像慈母似的，而这一点以前曾为某些房客所滥用，可是她还是这样。最初几周我总是对这位新房客诸多责难，而我的姑妈却每每好心地为 him 辩护。

由于不去警察局登记这件事使我很不高兴，所以我至少想打听打听，对此人的来历和企图姑妈都知道了些什么。虽然我中午离家以后他呆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姑妈还是知道了一星半点的情况。他告诉姑妈，他想在我们这个城市逗留几个月，到图书馆去看看资料，参观参观本城的古迹。他租房的时间只有短

短几个月。本来这并不合姑妈的意，可是他尽管行动有些古怪，却显然已经博得了姑妈的好感。总之，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的劝告已为时过晚。

“他为什么说我们这里味道好闻？”我问道。

于是，经常料事如神的姑妈就说：“这我完全知道。他是觉得我们这里干净利索，生活过得和睦正派，这个他喜欢。看起来他似乎已不再习惯于这种生活而感到需要这种生活。”

好吧，随便，我想。“可是，”我说，“要是他不习惯正常的规规矩矩的生活，那怎么办呢？要是他邋邋遢遢，或者是夜里不知什么时候醉醺醺地回来，那你可怎么办呢？”

“我们等着瞧吧。”她笑着说。我也只好随它去了。

事实上我的担心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个房客尽管决不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可是也没有给我们添什么麻烦，或者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失，至今我们都还很想念他呢。可是在内心，在心灵上，这个人可使我和姑妈两人受到不少的打搅和影响。坦率地说，我们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他。我有时夜里梦见他，尽管他变得简直令我喜欢了，然而，他这个人，单是像他这种人的存在，就使得我深感迷惘和不安。

两天以后，车夫把这个叫做哈立·哈勒的陌生人的东西拉来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皮箱给我印象很好，一只大的扁平的多格板箱似乎表明他以前做过多次长途旅行。箱子上贴着已经发黄的海外各国运输公司和旅馆的标签，起码可以证明这一点。

然后他本人也来到了，于是我和这位特殊人物逐渐熟悉的过程就开始了。最初我这方面对此并没有作出什么表示。虽然我从见到哈勒的第一分钟起就对他颇感兴趣，但开头几个星期我并没有主动去与他会面或者和他交谈。不过我得承认，从一开始我就做了一些观察，有时当他不在时还走进他的房间，出于

纯粹的好奇心进行过一些小小的侦探活动。

荒原狼的外表我已作了一些描述。你第一眼见到他就会马上得出一个印象,他是一个重要的、罕见的、才智不凡的人物,他的脸充满智慧,表情显得特别温柔而灵活,从而反映了他那有趣的、动荡的、非常细腻而敏感的内心世界。要是和他交谈,而他又越过常规的界限(并不总是如此),并且摆脱了他的生疏感而说出富有个人特色的语言,那我们这样的人都会马上对他心悦诚服。他想得比别人多,在智力上他具有那种近乎冷静的客观性。他深思熟虑,有可靠的知识,这些只有真正的智者才具备,这样的人没有虚荣心,他们从不希望闪光,从不希望说服别人,从不固执己见。

我回忆起他在这里最后一段时间所讲过的一句话,这并不是说出口来的一句话,而只是在他的目光中表达出来的一句话。那时,预告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一位全欧洲的名人,要在礼堂作报告,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本来对此毫无兴趣的荒原狼去听一听这个报告。我们是一道去的,而且坐在一起。当报告人登上讲台致词时,那过分的打扮和自命不凡的姿态,使那些以为他是一位预言家的听众感到失望。在这位名人开始讲演并向听众讨好,对有如此众多的人士出席表示感谢时,荒原狼向我投来一瞥目光,那是批评报告人的讲话和他整个为人的目光。啊,那是令人难忘而又可怕的目光,对那目光的含义简直可以写一部书!那目光不仅批判了报告人,以温和但却很有逼人分量的讽刺使那位名人变得一钱不值,那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那目光与其说是含有讽刺,不如说更多的是伤心,它简直像个无底深渊,包含着绝望无比的悲哀;这是沉默的绝望,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无疑的绝望,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成为习惯和固定的形式。他用这种绝望的目光不仅看透了爱虚荣的讲演者个人,而且讽刺和荡涤了眼前这一场面、听众的期待和情绪和已

公布的傲慢的讲演题目——不，荒原狼的目光刺穿了我们整个时代，一切忙忙碌碌、装腔作势，一切追名逐利之举，一切虚荣，一切自负而浅薄的智力的表面游戏——啊，遗憾的是，这目光比仅仅针对我们时代的、我们智力上的、我们文化上的弊病和不可救药还要更深刻、更广泛得多。它直指一切人类的内心世界，它在那仅仅一秒钟的时间里就意味深长地说出了一个思想家、一个可能是智者的人对人生的尊严和意义的全部怀疑。这一目光是说：“看吧，我们这些猴子！看吧，人就是这样的！”所有学者名流，所有智者能人，所有智慧成果，所有人类庄严、伟大和悠久的渊源都崩溃了，都是一场猴戏！/

这一来，我就超越了原先的想法，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哈勒的本质，这本是违背我的计划和意愿的，我原先的意图是通过叙述我们逐步熟识的过程来逐步揭示他的形象。

在我打破了原来的计划和意图之后，还再继续讲述哈勒那些让人揣摩不透的“陌生”，还不厌其烦地讲述我如何逐渐付度到和认识到那种陌生，那种异常的和可怕的孤独的原因和含义，就显得多余了。我想这样比较好，因为我想把我个人尽量放在次要的地位上。我不愿意作公开声明，也不愿意讲故事，或者搞心理分析，只是想作为一个目睹者，对留下荒原狼手稿的那位古怪人的形象塑造作点贡献。

当他穿过姑妈家的玻璃大门，像头鸟一样伸着脑袋称赞屋里的香味时，第一眼我就注意到此人身上有点特别之处，而我对他的最初反应是讨厌。我觉得（姑妈与我相反，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她的感觉也几乎完全和我相同），这个人有病，是某种精神病或者忧郁症，是性格病，我是以健康的本能在抵御它。这种抵御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被同情所取代，这是对病人膏肓者的巨大同情。我亲眼目睹此人日甚一日的孤寂和心灵的死亡。在这段时间里我愈来愈明白，这个受苦人的病根不是在于先天的

缺陷,而是由于他富有天资和力量却缺乏和谐。我认识到,哈勒是一个能忍受痛苦的天才,按照尼采^①的某些说法,他在自己身上已经培养了一种天才的、无限的、可怕的承受痛苦的能力。我还认识到,他的悲观主义的基础不是鄙视人世,而是鄙视自己,因为他在毫不留情地议论团体或个人时,从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矛头所向总是自己首当其冲。他是自己所憎恨和否定的第一个人……

这里我不得不加几句心理学方面的说明。尽管我对荒原狼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有充分理由推测,他是由和蔼可亲但又很严格而虔诚的父母和老师遵照所谓“意志折服论”教育出来的。然而,这种毁灭个性、折服意志的教育在他这个学生身上并未奏效,因为他坚强而顽固,骄傲又精明。这种教育并没有能彻底摧毁他的个性,只不过是使他学会了憎恨自己而已。他一生都把他的整个想像力的天才,把他的思维能力用来反对自己,反对这个无辜的、高贵的自我。因为不管怎样,他在这方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徒和纯粹的殉教者。他把自己所能做到的尖刻、批判、厌恶和憎恨,主要是对着自己本身而发,首先是对着自己的。至于对他人,对周围世界,他始终英勇而严肃地尝试着去热爱,公正地对待他们,不使他们痛苦,因为“爱他人”就像恨自己一样深深地印在他的心灵上。他的一生清楚地表明,不爱自己就不可能爱别人,憎恨自己也是如此,它与极端个人主义一样,最终就会导致同样可怕的孤立和绝望。

好吧,该是把我自己的想法置于一旁来叙说一下真实情况的时候了。我首先了解到的是哈勒先生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部分通过侦察、部分从姑妈的谈论中得知的。他是一个爱动脑筋爱读书的人,而且没有实际职业,这点我们不久就注意到了。他总是长时间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抒情诗人。

地躺在床上,常常是时近中午才起来,穿着睡衣就从卧室到起居室去。那个起居室是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阁楼,有两个窗户,他来到几天之后,这间阁楼就与以前其他房客租住时大不一样了。里面到处是东西,而且越来越多。墙上挂起了照片,贴上了图画。照片大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经常更换。一张南方风光画,一个德国乡村小镇的一些照片,也挂在那里,那显然是哈勒的家乡。其间还夹杂着几幅色彩鲜艳的水彩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就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或者是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有段时间墙上还挂过一幅暹罗的佛像,后来又换成了米开朗琪罗^①《夜》的复制品,然后又换了圣雄甘地^②的画像。不仅书柜里满满是书,而且桌子上、漂亮的旧写字台上、沙发上、椅子上、地板上到处是书,书里还夹着经常更换的纸签。书是日见其多,因为他不仅从图书馆成捆地往回拿,而且还经常收到邮寄来的成包书。住这样一间房子的人,很可能是个学者,香烟抽得烟雾缭绕可以印证这一点,还有到处都是烟蒂、烟灰缸。大部分书的内容都不是学术性的,绝大多数是世界各国各个时代作家的作品。在他经常整天躺在上面的大沙发上,有一段时间放着一部六卷集作品,书名为《索非从梅美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这是一部十八世纪末的作品。一部歌德^③全集和一部让·保尔^④全集似乎是经常使用的,还有诺瓦利斯^⑤、莱辛^⑥、雅可比^⑦和李希滕贝格^⑧的作品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⑨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

② 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被尊称为“圣雄”。

③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

④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⑤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

⑥ 莱辛(1729~1781),德国诗人、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⑦ 雅可比(1743~1819),德国作家、哲学家。

⑧ 李希滕贝格(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哲学评论家。

⑨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诗人、作家。

著作的各卷上都夹满了写着字的纸条。在许多书和文件中间的一张较大的桌子上经常放着一束鲜花，一个盛水彩的盒子也胡乱地放在那里，盒子上布满尘土，旁边就放着烟灰缸。无须讳言，有各种饮料瓶子。一个包在草编套子里的瓶子经常盛着意大利红葡萄酒，这是他在附近小酒店里买的，有时还能见到一瓶法国布良第酒以及西班牙的玛拉酒，我发现有一大瓶樱桃露快要喝光了，剩下一点没有喝就丢在墙角里不管了，任其积满灰尘。我并不想说明自己搞侦察活动是对的，而是要说明，那种内心世界虽然十分丰富和活跃，但却相当游手好闲和无节制的生活，凡此种种一开始就令我讨厌和不信任。我不仅是个过着正派平民生活的人，不仅习惯于工作和严格的作息制度，而且烟酒不沾，哈勒房间的酒瓶子比他的杂乱无章更使我厌恶。

像睡觉和工作一样，在饮食上这个陌生人也是乱七八糟，毫无规律。有时一整天不出房门，除了早晨喝点咖啡，其他什么也不吃。姑妈偶尔会看见一个香蕉皮，这就算是他吃饭的痕迹。有时他又常去饭店吃喝，时而在高级豪华的餐厅，时而在城郊的小酒馆。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佳。除了腿有点不便，上楼梯显得很费力外，好像还有其他毛病在折磨他。一次他在无意中提到过，几年来他的消化和睡眠都不好。我认为这都是他饮酒过量的缘故。后来我不时陪他去他常去的那些酒馆，就亲眼见过他暴饮如灌，但是，不论是我还是别人都从未见过他真正酩酊大醉过。

我就远不会忘怀我们的首次接触。我们也只是像一般房客那样相互认识的。那是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发现哈勒先生坐在一二楼之间楼梯的拐角上，我大为吃惊。他坐的是楼梯最高一级的台阶，见我来了就往旁边挪动了一下给我让路。我问他是否感到不舒服并表示可以陪他上楼。

哈勒呆望着我，我觉察到是我把他从一种梦境中唤醒了。他慢慢地笑了，那可爱而又可怜的微笑常使我感到心情沉重，然

后他就邀我坐在他身边，我表示感谢并说我不习惯坐在别人家门前的楼梯口。

“噢，是呀，”他说，而且笑声更大了，“您有道理。不过您等等，我要告诉您，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停下来坐上片刻。”

于是，他指向二楼一个寡妇家门前的一块小地方。在楼梯、窗户和玻璃门三者之间是一块铺着地板的场地，上面靠墙立着一只高高的红木柜子，还带着老式的锡镶边。在柜子前的地板上有两张低矮的小台子，上面各放一个大花盆，盆里种着花草，一盆是杜鹃花，一盆是南洋杉，看起来都很漂亮，总是保养得干净好看，这也曾经引起我的注意。

“您看，”哈勒继续说，“那摆有南洋杉的地方香味好闻极了，我每次走到这里常常得停留一会儿。当然，在您姑妈那里也是芳香满室、整齐干净，但是这摆着南洋杉的地方却是干净得发亮，一尘不染。我总是要在这里闻个够，您没有闻到吗？打了蜡的地板味，与淡淡的松枝味、红木味、擦洗洁净的青枝绿叶味等等回荡在一起，发出一种芬芳，这是平民式的洁净无尘、仔细精确、谨慎职守、忠诚老实的最高表现，是一幅缩影。是谁住在那里我不清楚，然而可以肯定，在那扇玻璃门的后面，一定是纯净无污的平民天堂，井井有条，安分守己。”

见我沉默不语，他继续说道：“请您不要以为我在说讽刺话！亲爱的先生，再没有什么比嘲笑平民的德操和规矩更违背我的意愿了。不错，我自己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也许在养着南洋杉这样的住宅里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但是，尽管我是一个年老而又有点粗野的荒原狼，我毕竟是一位母亲的儿子，而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平民妇女，她也养花，料理房间、楼道、家具和窗帘，只要可能她就尽力使自己的住宅和生活干净、利索、整齐。松节油的气味使我想起这一切，南洋杉的气味使我想起这一切。于是，我便在这边或那边坐一坐，静静地观赏那整齐